

钱剑夫著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钱 剑 夫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 年 · 北京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钱 剑 夫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311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3 千

印数 10,500 册

印张 9 1/2

定价: 2.10 元

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

周谷城題



序

常德钱剑夫先生撰《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于《说文》、《尔雅》、《广韵》诸系之书咸所论列，明其体制，究厥由绪，衡彼得失，其搜采宏富，足以阐明吾国字典词典之嬗变及其内蕴，凡求字典词典之体例沿革者宜以为归，询为今日有用之书矣！余得受读卒业，承命弁古，既不克辞，乃尘其简曰：

盖语言之质，在乎义理，而声音是寄，欲其行远，伊文字是赖，于是有训诂、音韵、文字之书，究其业者，为训诂、音韵、文字之学；三不相离，而各有偏重，斯语言文字之学之大较也。先生是书，以明用适今为归，故于收字收词则欲其该洽而无遗漏，于解义则取其详确而不繁芜，于检寻则课其便易而无梗涩。斯为通识，夫岂间然？惟是先生注意所在，于古人著书之意或未暇致详。如以部首分类检字法为《说文》之创造性发明，此盖以后世之《字汇》、《康熙字典》发端于许书言之也。愚窃谓许书分部五百四十，各以建首统其部，曰“凡某之属皆从某”，其意在发明字例之条。是以王藁友作《说文释例》，有分别文、累增字、一字展转相从而卒归本字、同部重文、异部重文诸说，胥由许君析字分部之术而推论之；章太炎述《文始》，拈初文、准初文以为键，皆五百四十部首中独体若半合体之文，夫岂偶然哉？其为建立部首分类检字法所托始者，盖其余绪尔。又如《尔雅》一书，以义类为部伍，而《释名》编制，若与一辙。然而《尔雅》止乎释义，《释名》则欲探立名之所以，其以声为训，从多牵傅，为后贤所嗤，而为词源之学启夫来辙，则成国之书所以为贵，未可与《尔雅》一概相量也。又如先生论《广韵》之失，以为分韵繁多，寻检尤不便于《说文》，释义芜乱，多疣赘复重。窃谓《广韵》体

制，绍乎《切韵》，本辨音之书；法言自序云：“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其诸分韵，自有科律，本不以便检寻为事。迨唐世以辞赋取士，乃有附益故实异闻之属，备文士之渔猎，末流乃有《诗韵集成》、《诗韵合璧》之类，其实已与书抄同科，无事以字典辞典衡之，尤不能以韵书视之也。

至于《康熙字典》，先生许为中国字典之基本完成，近时王了一先生主编《古代汉语》通论之部亦致推挹。盖《字典》之为书，为近代字典辞典若《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之所依仿，信乎字典体制于是乎定，然其疏舛亦复孔多，先生论之，凡十有八，可谓详哉其言之矣。抑余谓《字典》之失，要在鉴裁不精，滥于甄采而已。如手部增“撿”字，引杨慎《字说》：“同愔，於今切。”证以《淮南子·兵略训》：“推其撿撿，此谓因势。”王石曜于《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十五》论之曰：“撿当为撿，字之误也。撿，古摇字也。……而杨慎《古音余》，乃于侵韵收入撿字，引《淮南子》‘推其撿撿，挤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为之，斯为谬矣。”又《字汇补》一书，罗列杂字，最多谬误，《字典》采录，曾无别白，姑举口部二例，足以明之。“囙”字云：“籀文日字，阳之精也。”按：今世所见籀文者，《石鼓文》犹未易必其是否出于《史篇》，《说文》乃出二百许字耳；吴清卿、强梦渔之伦补《说文》古籀，不能别白孰者为古，孰者为籀，且其书皆无囙字。此特流俗以日中有三足乌乃造为此形，安在其为籀文哉！“囙”字云：“古文罪字。”此特罪字楷书上半两旁直垂至下又误加一横耳，安得为古文？《字典》乃欲括囊众制，撷其萧稂，存其精英，以垂典范，据其若斯，岂不甚难矣哉？

余惟先生之书，恢卓精审，款启如余，何足以赞？上来粗陈数事，冀以广先生所未言，其为当否，未敢自信。倘先生与诸同志有以教之，余则幸矣。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蒋礼鸿敬志。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字书与辞书以及字典和辞典	1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带有字典性质的识字课本	4
第二章 部首分类检字的字典	10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完整的字典——《说文》	10
(一) 《说文解字》的意义和作者	10
(二) 《说文》的一个创造性发明——部首分类检字法	12
(三) 《说文》的基本内容——“六书”	14
(四) 《说文》的编写方式和体例	18
(五) 《说文》的版本和整理及其注释	28
(六) 《说文》的缺点和错误	37
第二节 《玉篇》的编者和内容及其特色	46
(一) 《说文》以后《玉篇》以前的字书	46
(二) 《玉篇》的编者和内容及其特色	50
第三节 《类篇》、《字汇》、《正字通》的价值和影响	60
第四节 中国字典的基本完成——《康熙字典》	74
第三章 韵目分类检字的字典	88
第一节 用“四声”分类检字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字典	88
第二节 用“韵目”分类检字的两部主要字典 ——《广韵》和《集韵》	108
第四章 语义分类的辞典	126
第一节 中国第一部语义分类的辞典——《尔雅》	126
(一) 《尔雅》的编者和制作年代及其分类	126
(二) 《尔雅》的编撰方法和体例	128

(三) 《尔雅》的参考价值及其特点和缺点	133
(四) 研究和注释《尔雅》的主要著作	138
第二节 秦汉间续编的语义分类辞典——《小尔雅》	145
第三节 汉魏间续编的语义分类辞典——《释名》和《广雅》	150
第四节 宋代以后至清续编的以“雅”命名的八部 语义分类辞典	164
第五章 专门性的辞典	189
第一节 专门音注经传的辞典	189
第二节 专门采集和诠释方言俗语的辞典	221
第三节 专门搜集解释虚字的辞典	243
第四节 专门汇辑排比词藻偶句的辞典	259
第六章 余论	269
第一节 戴侗《六书故》和王安石《字说》平议	269
第二节 今后整理中国古代字典辞典的展望	283
后记	288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字书与辞书以及字典和辞典

字典这个名称是清代《康熙字典》最初使用的。以往解释文字的构成和字音字义的书通称字书。据说，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为“结绳”：大事打个大结，小事打个小结（一）。积久，绳结太多，无法区别，才改用刀子在木、石、骨、甲上刻些线条或简单的图形，作为记事或记数的符号，这就叫“文”。《说文·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就是指的这种最原始的符号。而结绳记事记数又是受结绳为网的启发而来，所以《系辞下篇》既说“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又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契，就是指刻画而成的原始文字。

“字”的本义为“乳”。这是因为经过很多时候，实际需要逐步增多，原来的简单符号已不够用，就继续创造或相互拼凑地增加了许多符号。以其为孳乳增益而产生，所以叫“字”。积字成词，是为语词；积词成辞，是为文辞。不过，文、字两字古时早已混用，词、辞两字古时也经常不分。所以，文字既常连称，文词也作文辞，字和词也就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古代的字书实际上是包括许多复词的，而某些字书也常统称辞书。因此，无论是字书或者是辞书在旧时只是依照习惯从其通称。

我国的文字创造较早，相传最初创造文字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一说他还是一位帝王（二）。因而在战国时代还保存许多“仓颉造书”的传说（三）。所以，关于字形字义的解释也源远流长，最晚也可以溯自春秋时代。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传》：“夫文，止戈为

武”；《宣公十五年传》：“故文，反正为乏”；《襄公三十年传》：“亥有二首六身”；《昭公元年传》：“于文，皿虫为蛊”。至于战国，《韩非子·五蠹篇》更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而《说文》所引的某些古书和旧说，也可以看到这点。倘若将这些资料搜集起来，就是一部最古最早的字典。

当然，如果从比较完整的古代字典的雏型来说，则应断自小学读物。也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字书大体上是由小学读物演进而来。因为，儿童入学首先学的就是单字，所以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初入小学就要学习这些“造字之本”，所以当时的小学读物实际上已具有字书的内容和作用。《汉书·艺文志》把凡属文字学的古书都列入“小学”，也就是这个道理。

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更加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以及音韵学、金石学等的总称。这样分类实嫌过于广泛，因而清代的《四库全书》又将“小学”缩为三类，即训诂、字书、韵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一》并且说：“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虽然它的归类原则只是“不失古义”，早已不合我们对于古书的分类标准，但就“小学”的范围来说，这样的分类和归属还是比较合理的。

正因为古人对于“小学”是这样分类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探索和论述古代的字典和辞典，大体上也是分为这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讲究字体的构成和字音字义的，以《说文》为首；第

二种是以讲究音韵为主兼释字义的,以《广韵》为首;第三种是讲求训诂名物的,以《尔雅》为首。这就是说,我国古代的字书和辞书,大致上有这三种类型。

不过,以这三种字书和辞书的基本内容和它们本身的分类原则来说,又各有其特点。例如,《说文》是用“部首”分类的,以后即为继起续编的各种字典所沿用。《广韵》是以“韵目”来分类的,也为以后的韵书所沿用。而以辞书来说,则又有“语义分类”辞典与“专门性”辞典的区别。例如《尔雅》,就是语义分类的辞典。

另一方面,古代汉语所用的词多数为单音词,所以字和词的界限不怎么严格,因而字书也就是辞书。至于近代,特别是现代汉语所用的多数为复音词,所以字和词的界限就比较明显。同时,专门词语既日益丰富,外来词语也大量增多,于是在字典以外便有辞典的产生。只是,一般的字典也兼收简单的词语,而一般的辞典也多数以单字为词头,因而字典和辞典的区别,大致上是专门解释单字、附带解释某些有关简单词语的,就叫做“字典”;前列单字的解释、后面分列以这个单字为词头的各种词语的详细解释的,就叫做“辞典”。

今天来探索和论述古代的字典和辞典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固然,古代的字典和辞典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们的解释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用语,这点自应首先明确。但是,阅读古书以及了解古代汉语的意义,特别是要了解每个汉字的构成原理、构成方式及其本义和引伸义,了解每个汉字的古义、今义和古音、今音及其发展、变化和区别,从而学习运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古代的字典和辞典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同时,古代的社会情况和经济发展,在这些字典和辞典里也有侧面的反映,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这些古代字典和辞典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批判地继承、并加

以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遗产。

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字典和辞典在今天还必须发挥的主要作用,也是我们还要费番功夫来探索和论述的基本原因。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带有字典

性质的识字课本

我国古代的字书既然是由小学读物演进而来的,所以最早的字书可以说即是小学读物。《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说文解字·叙》也说:“《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据此可知,汉代的学童入学后到年满十七岁,不但要背诵九千个单字才能够“毕业”,而且还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那么,他们讽读的究竟是些什么书呢?根据《艺文志》的著录有如下十余种:《史籀》十五篇、《八技六体》若干篇、《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虽然这些书大部分是在“萧何草律”以后,但《史籀》十五篇当为初入小学的儿童必读的或发蒙的读物。所以《说文解字·叙》又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虽然近人考证,认为“籀”是诵读的意思,并非人名,书当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四)。但这部书是秦汉以前的作品,则无可疑。全书大抵都是四言韵语,同于《诗经》的格式,所以能够便于儿童记诵。另一方面,从李斯、赵高等人所作的《仓颉》、《爰历》诸书来看,秦始皇不但统

一了全国文字，也改订增补了全国的小学读物，这对于统一文字提高文化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综上所述，足证当时的小学读物不但是小篆的正字，也是一种识字课本。因而汉代的“闾里书师”又将《仓颉》、《爰历》、《博学》三书合成一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艺文志》）。这部合并而成的书极受重视，自唐至宋有很多的书都引用过；又因是三部书合成的，所以又名《三苍》，亦作《三仓》。共收三千三百字。东汉时，贾鲂又撰《滂喜篇》（五），与扬雄所撰的《训纂篇》以及原已合并的《苍颉篇》，亦合称《三仓》，共收七千三百八十字。可惜除《急就篇》至今尚存以外，以上所举的书都早已亡佚（六）。

这里，只据《仓颉篇》的辑本来考察，如“绳三合曰纠”。“爨，炊也；字从白，持缶。缶，甑也。冂为灶口，収以推柴内（纳）火”。“𩚑，夕食也；谓申时食也”。“驶，速疾也。字从马，史声”。“囹，豕所居也。字从口，豕在其中也”。“贸，换易也；交易货为贸也。字从贝、卯”。“印，检也。字从爪、卩也”。“繭，未缫丝也。从虫、系，帛声”。这些，都和《说文》的体例一样。又如“示，现也”。“禎，善也”。“芸蒿似邪蒿，香可食”。“邑中道曰術”。“衢，巷道”。“街，交道也”。“衢，里中别道也”。“豺似貉，白色；豺似狗，白色。爪牙迅快，善搏噬也”。“猯似狸，似猫搏鼠，出河西，似猕猴而大，苍黑色；江东养之搏鼠，为物捷健也”。“猴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鱼”。这些，都和《尔雅》的体例一样。又如“𩚑，饼餌也。江南呼为膏糰，音还”。“齐人谓𩚑咋为𩚑。𩚑，侧齿也”。“今江南谓斫削木斤为𩚑，关中谓之札，或曰𩚑札”。“𩚑，精米也。今江南谓肺米为𩚑。音赖”。“瓢，瓠勺也。江南曰瓢，蜀人言瓢，𩚑”。“楚人呼灶为𩚑”。“𩚑，汗洒也。江南言𩚑，山东言𩚑”。“𩚑，以𩚑和之。今中国人言𩚑，江南言𩚑。音瑞。𩚑，古漆字”。这些，都和《方言》的体例一样。因而

影
軍
學
華
學
報
刊

完全可以肯定,《仓颉篇》不仅是当时的小学识字课本,而且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和辞典。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或简称《急就》,西汉元帝时(前48—33)黄门令史游撰。史游平生事迹不详,只知道他虽是“宦者”却能“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后汉书·宦者传序》)。汉代的中常侍本来是参用“士人”的,所以宦者中有才学有智能的人很多,发明或进一步完成“造纸术”的蔡伦也是东汉时期的宦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急就篇》开头的几句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日用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王应麟补注:“急,疾也;就,成也”(七)。据此两说,“急就”实即“速成”的意思。因而所谓“急就篇”,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速成识字课本”。开头的几句话可视为“前言”。接着是三个字一句的古人姓名。在这些姓名的结尾说:“姓名讫,请言物”,以后就都是七个字一句的韵语。其中包括布帛、粮食、果木、衣被、器用、饮食、形体、武备、车马、庐舍、牲畜、禽鸟、疾病、医药等各种名词,再次就是官职和法律,而以四个字一句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等十余句韵语作结。东汉时又补入某些地名和出产,也是七个字一句。只是字数不多,可能是未完成之作或有散失。所以,《急就篇》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小学读物,也是一部带有字典性质的识字课本,甚至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

《急就篇》旧有东汉曹寿(八)、北魏崔浩(九)、刘芳(一〇)、北齐颜之推(一一)、北周豆卢宁(一二)等人的注解,后皆不传。传到今天的只有唐颜师古注及宋王应麟的补注。而《急就篇》所以独存的原因,又在自东汉时起直到元明,常有名家以草书摹写,其中最著名的如东汉张芝(一三)、崔瑗(一四);魏钟繇、吴皇象(一五);晋索靖、卫夫人、王羲之(一六);北魏崔浩(一七);唐陆柬之(一八);宋赵灵(一九);

元赵孟頫、明仲温(二〇)等,都有写本。因而《急就篇》不仅是一部带有字典性质的小学读物,也是源远流长极为名贵的草书范本。至清,孙星衍、庄世骥更有此书的“考异”(二一),都很值得参考。

此外,《急就篇》以前的小学识字课本,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虽然早已失传,但据《文选·蜀都赋》刘逵注所引的“黄润纤美宜制褊”,就和《急就篇》里的“青绮绫縠靡润鲜”颇为类似;《说文·口部》“唠”字说解所引司马相如说的“淮南宋蔡舞唠喻”;和《急就篇》里的“颍川临淮集课录”也相类似;《艺文类聚》卷四十四所引的“钟磬竿笙筑坎侯”,和《急就篇》里的“竿瑟空侯琴筑箏”尤为相类。而唐陆羽《茶经》卷下所引“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和《急就篇》里的“乌喙附子椒芫华”、“款冬贝母薑狼牙”的药名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证,《凡将篇》一类的识字课本,也应该是七个字一句的韵语,可能就是《急就篇》的蓝本,而《急就篇》在西汉说来实集以往的各种小学读物的大成。

《急就篇》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全书共收二千一百六十八字,基本上很少是重复的(二二)。《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将作大将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由此可见,《急就篇》不仅是当时的小学识字课本,也是小学习字课本,对于文字的规范化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这类字书又都是所谓“口诀文体”,更便于儿童认识和记诵,对于普及和提高全国的文化学习,也必然起过一定的作用。

当然,从现在来看这些书还只能说是带有字典和辞典的性质,不能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字典和辞典。真正可以称为古代字典而今天仍完整存在的,当首《说文》;真正可以称为古代辞典而今天仍完整存在的,当首《尔雅》。而且,某些字典既以“韵目”分类,某些字典则以“四声”分类;某些辞典既另仿照《尔雅》的形式以“雅”命名,

因而又有一套所谓“群雅”。此外,还有专门解释经传、方言、俗语、虚字的以及排比词藻偶句的辞典,门类很多。本书即拟就这些各种类型的字典和辞典,分别予以扼要的探索和粗浅的论述,以供一般的参考。

第一章 附注

(一)《易·系辞下篇》孔颖达疏:“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五:“《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近世少数民族及某些土人(如印第安人)尚有此俗。特别是最近秘鲁发现一条长达二百五十米的印加人记事绳,通过打结的形状、大小、结与结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结在绳上所处的位置,记录他们生活中的各种要事,见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尤为巨证。

(二)《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颖达疏:“其苍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俱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如揖此言,则苍颉在伏羲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

(三)《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篇》:“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广韵·九鱼》引)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学。”(居延所出汉木简)至汉,《淮南子·本经训》更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篇》则云“仓颉四目”,《感应篇》则云“仓颉起鸟迹”。至于《法苑珠林》卷十五又云:“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仓颉在于中夏。”则显然是佛门弟子的附会,犹如称孔子为儒童菩萨,时代也就更晚。

(四)其书原文首句大抵为“太史籀书”四字,因取“史籀”两字以名篇。王国维有《史籀篇叙录》、《史籀篇疏证》,可以参阅。其《史籀篇疏证序》,并载《观堂集林》卷五。

(五)张怀瓘《书断》云:“和帝永初(永元)中,贾鲂又撰异字,取班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之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足证当时的小学课本,都是辗转相袭,而有增补,亦为文字逐步发展的一个证明。

(六)关于《三仓》,清代的孙星衍、任大椿和近人王国维均有辑本,而以王辑本较为详备。解放后《苍颉篇》出土残简尤多,主要者可阅《文物》1983年第2期。

(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此义

亦合。

(八)《唐书·经籍志上》：“《急就章》一卷，史游撰，曹寿解。”

(九)《魏书·崔浩传》：“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隋书·经籍志一》：“《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十)《北史·刘芳传》：“（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按：据颜师古《急就篇注叙》，即曾见崔浩及刘芳注本。

(一一)《唐书·经籍志上》：“《急就章》注一卷，颜之推撰。”

(一二)豆卢宁，《周书》及《北史》皆有传。《隋书·经籍志上》著录有“《急就章》三卷，豆卢氏撰”。说者皆以为即豆卢宁，姑从之。

(一三)张芝字伯英，张奂长子，与弟昶并善草书，见《后汉书·张奂传》。张怀瓘《书断》：“伯英章草、《急就章》，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

(一四)《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所著并有《梅析草书艺》。而《清和书画舫》亦云：“道家藏名迹有崔瑗临《急就章》。”

(一五)《玉海》引《太宗实录》：“先是下诏求先贤墨迹，有以钟繇书《急就章》为献，字多踈驳”。又云：“《急就篇》前代能书者，多以草书写之。今惟有一本，相传是皇象写。”

(一六)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急就》今世所传惟张芝、索靖二家为真，皆草书。”晁公武《读书后志》：“自昔善小学者，多书此，故有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所书，传于世。”而颜师古《急就篇注叙》亦云：“旧得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所书篇本，备加详核，足以审定。”

(一七)《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无惮劳，所书盖以百数。”

(一八)《宣和书谱》：“束之书《急就章》，就闻于时。”

(一九)《玉海》引《太宗实录》：“端拱二年十月丙辰，以御书《急就章》藏于秘园。”按：太宗即赵炅，初名匡义。

(二〇)今世所传的《急就篇》，即赵干元成宗大德七年所书者。王世贞亦云：“余家藏仲温《急就章》二百年矣。取叶少蕴刻皇象石本阅之，大小行模及前后阙处若一。”按：《四部丛刊续编经部》即有明钞本，据张元济《跋》，皆较皇本为正。

(二一)清孙星衍撰《急就篇考异》一卷，其自序略云：“今所见法帖，有绍兴三年勒石本，与《玉篇》所载碑本文字异同皆合。则即王应麟所引碑本也。”惟以“今绍兴本才一千三百九十九字”，而“惜颜注本既不依古本分章，《玉海》所称碑文异字，核之今帖，尚有遗漏，因以帖本为定，校各本文字为《考异》一卷”。庄世骥所撰《急就章考异》一卷，有遵义郑知同序，所言碑本源流甚详，均足参考。

(二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二》以为《急就篇》“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其实不然。俞正燮《癸巳存稿》即曾举例驳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谓“按如俞氏所举，则《提要》所谓无一复字者，真如未谈其书也”。详见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一册一〇二至一〇三页。惟其字数因书者不同，亦有异说，此不具论。